

香港人家

HONG K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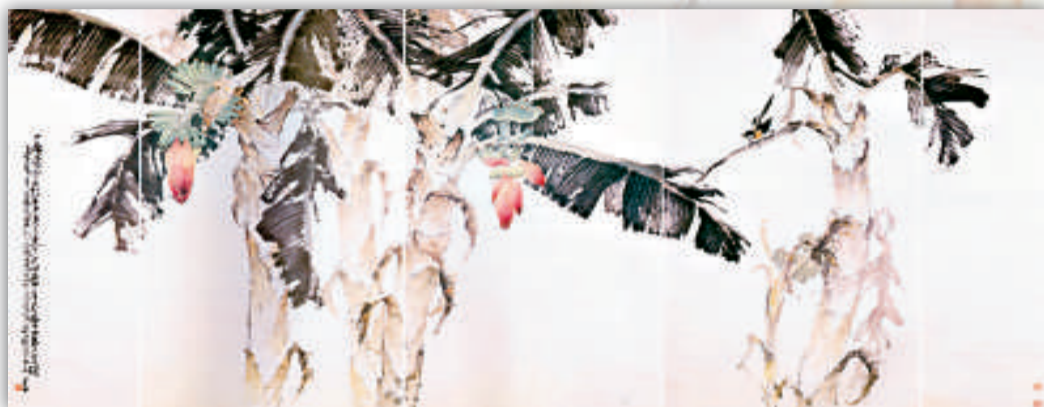
逢星期日刊出

被國畫大師徐悲鴻尊為「中國花鳥畫第一人」的嶺南派第二代大師趙少昂，在藝壇成就非凡，桃李滿天下。他年少就揚名海內外，一生專心藝術創作，視此為唯一追求。趙少昂生在廣東，因戰亂而於1948年冬移居香港，此後廣招門徒，將嶺南畫派在香港弘揚光大。趙少昂剛抵港，幾個熱愛國畫的青年登門拜師。他在港所收首批徒弟中的趙世光，後來成了第三代弟子中的代表之一，但已於2007年中去世；趙世光兒子、嶺南畫派第四代傳人、嶺風畫院院長趙令彬，談到師公和父親長達半世紀的歲月情緣，便有如進入時光長河，將趙少昂大師的事跡及人品娓娓道來。



▲趙令彬(右)與師公趙少昂合照

文：本報記者 張雪洲



▲芭蕉 趙少昂作

趙少昂1905年生於廣州，自小聰敏好畫，但家境清貧。藝術之路的轉折點，是16歲時閱覽藝壇消息，從報上獲知高奇峰在廣州授徒，遂去報名，自此走上嶺南派國畫藝術創作之路。高奇峰是嶺南畫派3位創派始祖之一，同哥哥高劍父和陳樹人，在清末民初開創嶺南畫派，被後人尊稱為「二高一陳」。

「二高一陳」之中，高奇峰於上世紀20年代在廣州創立畫室「天風樓」，在廣東藝壇頗有名望。說到「天風樓」，不得不提其門下弟子「天風七子」，趙少昂正是其中一子，其他6人是黃少強、葉少秉、何漆院、周一峰、容漱石和張坤儀。因名字中都有一個「少」字，他與黃、葉並稱為「奇門三少」。

在高奇峰的教授下，趙少昂的畫藝進步飛速，30年代初，已學成出師。為延續畫派傳承後人，他在廣州自立門戶，招生納徒。鼎鼎有名的「嶺南藝苑」，很多人以為是由趙少昂一人創辦，但實在不然。原來，畫苑最初是由「奇門三少」合力開辦，只不過後來黃少強不幸過身，葉少秉也轉作他行，才剩下趙少昂一人獨力打拚。

高奇峰弟子 花鳥畫第一人

嶺南藝苑的原址，正是趙少昂當年在廣州的家。1985年，趙世光奉師命到廣州，專程找過這間畫室，結果舊址雖在，只是物是人非，老宅已年久失修。而那半個多世紀前，嶺南一代才子在此揮毫潑墨的往事，彷彿也早已隨風而逝。幸據報最近舊址已修復，並作為趙少昂故居保留下來。

趙少昂的藝術之路，始於廣州，早早便名揚中外，25歲以《白孔雀》奪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金獎。事業的成就未能帶來安穩的生活，內地戰亂紛爭，他無奈流離失所，在西南等地教書寫生。直到1948年冬天，幾經輾轉，終於攜妻來到香港定居。



▲白孔雀圖 趙少昂作

成立之初，每個月都有一次外出寫生，父親也常帶他同去，「我那時年紀還小，行山很辛苦，但沿途能看到很多名畫家即場作畫，立刻不覺得累了。畫畫的技巧，也在潛移默化中進步很多。」

50年代，香港來了不少全國各地的畫家，壯大了香港畫壇，他們還計劃籌辦「香港中國美術會」，並向趙少昂發出邀請，希望他以籌委身份參與前期工作。趙少昂對此事很支持，但他一來忙於創作，二來不好人事，故請趙世光作為代表，替他在籌委會中發表意見。其後，趙世光還寫過多篇介紹趙少昂的文章，對趙少昂風格獨特的聯屏畫、書法、生平和藝術成就，一一作出詳盡而專業的分析論述，刊登在《中國文物世界》、《文匯報》、《大公報》和《華僑日報》等報刊，廣為流傳轉載，日後都成為研究趙少昂和其畫作的珍貴資料。80年代，台灣藝術圖書公司出版一套介紹趙少昂的畫冊，包括《趙少昂畫冊》、《趙少昂小品選集》和《趙少昂實用繪畫書》等，作序的也正是趙世光。

從1948年移居香港，直到去世，趙少昂都未再踏足內地，但這並不影響他在內地畫壇的聲望和影響力。1986年夏，廣州官方為他開辦在當地的30多年來第一場個人畫展，由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和廣東畫院聯合主辦。基於多種原因，趙少昂本人並沒有出席這次畫展，但他親自給廣東知名畫家關山月寫了一封信，表示會提供80幾幅作品，但一切聯繫事宜，就全權委託給趙世光處理。

趙少昂把他的一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繪畫創作。晚年他重病入院，機能退化到連握筆都有困難，這對於筆不離手的趙少昂來說，無疑是巨大的打擊。病床上的他，常常顯得煩躁不安。趙令彬說，父親那時常去探病，安慰老師說，或許可以嘗試以另一種新的筆觸，去創出一種新的畫法；說着，向趙少昂再次遞上紙筆。不再是用色鮮明大膽的巨構大作，遲暮之年的趙少昂，留下的最後筆觸，多半是些線條簡明、用筆輕盈的速寫，但題材仍離不開畫了一輩子的花鳥走獸。在他逝世後一周年，也就是1999年，在趙世光的組織下，趙少昂的遺作再度登上展覽廳的舞台，分別在廣東肇慶和澳洲墨爾本展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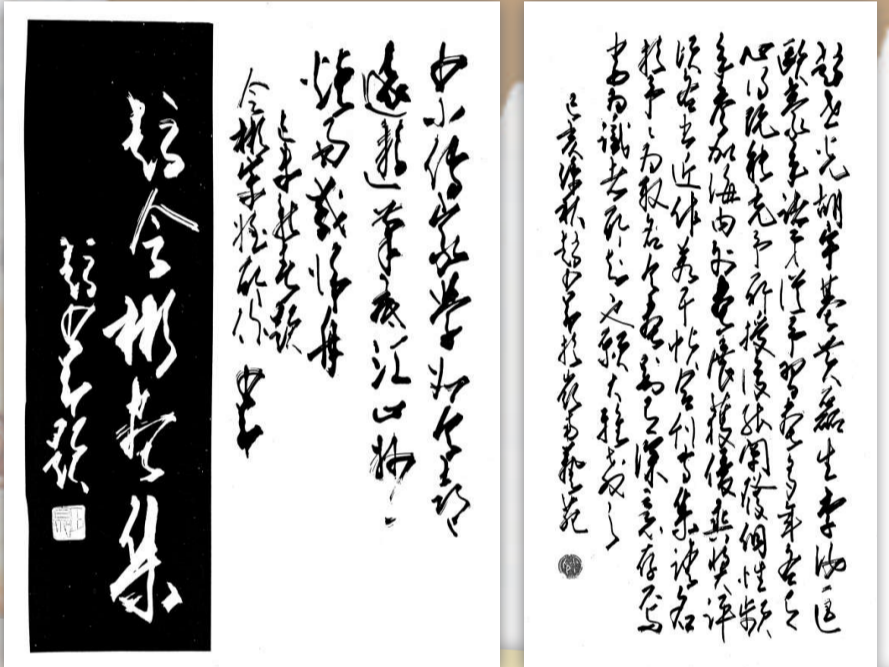
廣東是生養趙少昂的故土，畫展選在廣東是理所當然，但為何將另一展地選擇千里之外的墨爾本？原來，聞名海內外的趙少昂一生曾在世界多地舉行畫展，但唯獨沒有踏足過澳洲，故此，趙世光將這場運來的紀念展覽選址墨爾本，也算是對老師心願的補償。

嶺南畫派薪火傳

趙少昂

趙世光

▼趙少昂趙世光師生合照



▲趙少昂題贈趙令彬畫集，右為今畫會畫集第一輯中趙少昂寫序

師徒三輩 相知半世紀

半世紀相知相交，趙令彬眼中的父親趙世光和師公趙少昂，以「亦師亦友」、「亦公亦私」來形容，再恰當不過。他說，師公畢生重視藝術傳承，故對弟子寄望甚大，「他有一個特點，希望每個學生都像他一樣，把繪畫視作職業，而非只當作興趣」。他又笑說，但父親一直堅持以教書為職業，在這件事上，恐怕辜負了師公之意。

據趙令彬回憶，小學時常參加社會上舉辦的書畫比賽，師公每次做評判，都常給他獎項。1977年他與父親聯展時，還拿畫作到嶺南藝苑請師公看過目。趙令彬說，師公生活簡單，閒時只有一個愛好，就是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定期到茶樓聚會，地點固定在九龍城一間茶樓。他說，自己年少時，父親常帶他去茶樓拜見師公，師公也給他很多鼓勵。後來他遠赴澳洲留學，師公還叮囑父親，要他切莫丟下繪畫。因此，當他每次由澳洲回港省親，父親亦常常帶他到茶樓。

難忘師公親筆贈詩

師公對弟子關愛有加，即使是隔代傳人，也不惜墨墨送贈。1983年，趙令彬出版畫冊，趙少昂不但為畫冊親筆提名，還親自作詩一首，詩曰：「少傳家學，如今喜遠遊，筆底江山妙，煙雨幾歸舟」。趙令彬說，這首小詩的最後一句，他曾迷惑過好一陣子，不知道師公寓意何在。後來反覆思索，才猜到，師公大概是勸他早日回國，發展畫畫事業，傳承中華文化。

師徒情誼，有時勝似親人。趙少昂早年移居香港時，只有太太同行，4個子女都留在內地。內地局勢一直動盪，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文革，令趙少昂十分掛念遠方的子女。由於聯絡渠道被中斷，加上年事漸高，趙少昂不知此生能否再見子女，時有憂色。

奔波協助一家團聚

於是他叫趙世光到家中，請他代行處理遺產，萬一自己不幸，後事可有人料理。趙令彬回憶，當日父親回到家中，向家人談及師父此願。趙令彬理解父親的師徒情誼，但也婉言勸他，事關重大，不可一人處理，必須多找幾位同學，成立一個委員會。在與趙少昂商量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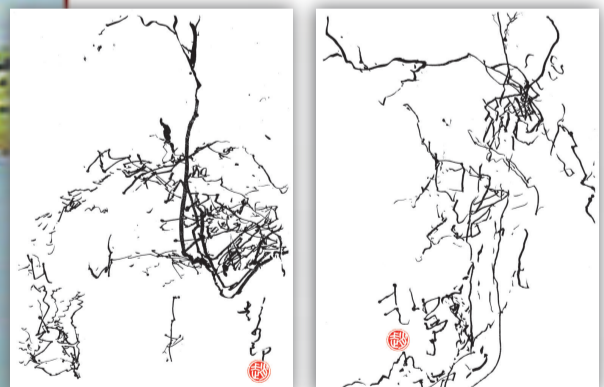


▲趙少昂題今畫集封面



▲1952年趙少昂南亞畫展極為成功，弟子賀壽。右起黃嘉生、胡宇基、李汝匡、方召麟、趙世光及歐蒙年

，終由趙少昂點名，加入了胡昌碩、劉斌夫、楊建法、胡宇基、歐蒙年等其他5位師兄弟，完成了遺囑的草擬工作。遺囑草定，但趙少昂心裡仍然常常記掛子女，深盼有一天團聚。可是當時通訊不暢，政策未開，團聚之願，談何容易。因此，趙世光等同門「雙軌並進」，四處託人，動用私人關係，為團聚一事奔波。終於在80年代初，趙少昂的4個子女先後成功到港，趙世光也終於卸下心重擔。



▲趙少昂病榻中作

初來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趙少昂最初寄住在名伶鄭山笑位於深水埗的家中，並重開嶺南藝苑，廣招門徒；其後環遊世界，足跡遍英法美瑞意日印非等地，並應邀在各國最著名的博物館、文化機構舉行畫展，及在哈佛大學、加州大學等世界知名學府講學。後來他在太子道置業，之後便再未搬過家。

遷港定居 畢生宏揚畫派

60年代初，趙少昂在香港培育的弟子已具一定成績，而和他同門的「二高一陳」的第二代弟子中，不少也陸續移居香港。這股移民潮，無疑給殖民統治之下、東西文化交融的香港，注入嶺南畫派新風。第二代傳人在香港將畫派傳承發揚，把香港打造成為弘揚畫派的重要基地，而香港在傳播嶺南派到台灣及海外尤其起到關鍵作用。

聲望既高，很多人便慕名而來，向趙少昂求畫求字，但他生性低調，醉心藝術，對於凡塵俗世，極少過問，故此十分需要一個得力助手。趙令彬說，父親當年拜趙少昂為師，學制三年便出徒，還獲頒畢業證書一張，但二人關係沒因此停斷，反而成為朋友知己，師公將不少身邊事務委託給趙世光代辦。

首先，趙世光奉師恩之意，連同嶺南藝苑幾個同學於1961年在香港註冊畫會，取名「今畫會」，並擔任首屆主席，副主席是何迪幹和胡宇基。有趣的是，畫會的註冊地址，不在趙少昂位於太子道的家，而是趙世光的居所，足見師徒二人的親密情誼。趙令彬回憶說，畫會



▲獅吼圖 趙世光仿高奇峰之作



▲牡丹 趙少昂作